

雪樵經解

六

春秋集解卷三

壺川馮世瀛雪樵采輯

邢江晉銅古齋主人重校

僖公紀下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五年

弦國名杜氏謂在弋陽縣東南今河南光州西南有弦城是其地也弦之見滅

據左傳是時江黃道相方睦于齊而皆弦姻弦子恃之不事楚又不設備故爲楚滅而奔于黃先儒說春秋

家皆以爲罪齊桓之不能救蓋召陵之役楚外受盟而內懷負固之心至此因王問鄭遂帥師滅弦滅弦所

以威黃而侮齊也桓于此時不能帥諸侯救弦以立國威而制楚橫黃之見滅亦于是乎兆矣春秋詳書之

見桓之失此機會也惟黃氏震謂齊處北海楚處南海桓積二十年間之力僅能興楚于召陵弦近楚楚滅

之旦夕之事豈齊救之所能及書生以口代兵言之甚易使爲齊而處此未必不重禍生民一敗塗地也此

說甚切時事然桓以方伯連帥而謀之不預庇之無術實有不能辭其責者則罪桓之意不得謂爲非經之

冬晉人執虞公

此滅虞也乃書執而不書滅左傳以爲罪虞且言易也公穀而下諸家多謂著虞之自取蓋

以下陽者二國之門戶所恃而不可失者也今虞公貪璧馬之近貨而忘社稷之遠圖自撤藩籬以資敵國

故書滅下陽于前書晉人執虞公于後見下陽既舉則身爲獨夫執之而已矣左氏所以謂之易也然虞公

天子三公也其或有罪爲方伯者當請于天子命之執乃可執之不命之執則不得專執也今晉以詭計餌

其愚一舉而亡二國焉無道甚矣故孫氏復家氏鮑翁以稱人爲貶晉侯似當兼之爲是然義猶有未盡者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虞虢之滅晉人蓋修其祀而不以滅告也不告滅因不書滅然其實已滅矣故

下陽虢邑不應書滅而書滅虞公書執以比于執君之例則兩國之亡具見焉

伐鄭圍新城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以其逃首止之盟也齊桓尊崇王室綏合諸侯以翼戴世子盟之美者

莫盛于此而鄭伯辟義逃歸不顧事理之順逆新城之圍實鄭伯有以召之矣故左氏穀梁氏胡氏皆以爲

予桓公猶公羊以爲惡桓之無義李氏廉謂此拘于不得意致伐之例而云爾不可從此駁甚之又公羊謂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強也亦非蓋謂圍者爲強則桓公伐鄭合六國以圍一邑久而不舉其不恃力亦明矣

而以強目之可乎

御纂春秋直解云齊之伐鄭所以固中國諸侯之心而折強楚憑陵之氣也伐以

服鄭伐而不服斯圍之以六國之力圍一邑而不舉蓋志不在爲暴也而鄭罪著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此楚子也其稱人何楚君將恒稱人也諸侯即伐鄭之諸侯先目後凡故不煩再

叙也圍許之役張氏洽謂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城之圍是也夫新城之圍諸侯第借以服鄭而非欲取乎新

城也今楚圍許許非楚敵不疾救之許必不支將折而入于楚矣故釋鄭救許義之所不得不然也而或以

遂事爲疑考桓公之編書救者五救鄭救邢將卑師少爲義未力也于匡于番北爲義不勇也猶此年之救

不反兵而救李氏廉謂得被髮纓冠之意蓋救之最善者然則經之書遂與之也固不以生事爲貶亦不以

事爲嫌也

盟于甯母七年甯母杜注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音如甯今山東兗州府魚臺縣東之穀城鎮是也甯

母之盟齊侯因管仲言諸侯官受方物又不納鄭世子華內臣之請可謂樂從諫知自克者矣故李氏廉以

拒世子爲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諸侯官受方物爲與邢邱相類蓋此

明王室之貢而邢邱亦改命朝聘之數也然則書甯以予之者意在斯歟至甯母之會凡五國而陳鄭皆遣

世子諸家皆畧而未言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二國新被侵伐陳欲渝盟而未敢渝姑勉強以聽鄭

欲與盟而未得與猶趙趙不前故君皆不云而止遣世子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洮杜注云曹地今山東濮州西南五

十里之洮城是也洮之盟據左傳云洮王定位而後發喪是以惠王爲已崩矣高氏閻吳氏徵王氏樵諸家

皆疑之以天王之崩天下所在共聞豈有一年秘不發喪至冬十二月乃赴告之理必是惠王有疾襄王恐

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因使人求援于齊齊桓子是合諸侯以謀之耳此不信傳而信經當爲正論乃或以

比事屬辭求之謂莊王釐王崩皆不赴去冬王之不赴崩猶夫莊釐也然莊釐不赴經不書崩今經明于

八年書冬十有二月丁丑天王崩不得以莊釐爲比或曰時惠王方與齊隙若王未崩而世子乃私使人外

結強援不幾于劫持其君父乎然首止之役惠王固在而世子出會春秋不以劫持罪之父病危而使人求

援于諸侯情事尤爲可諒何獨疑其劫持也者又或曰鄭在畿內王之崩否鄭必知之若王實未崩鄭可依

王以自託于楚何至乞盟乞盟者以王崩不敢恃遠楚抗中國而得罪于新王也然首止之逃鄭蓋陰受王

命後必以不與盟爲悔今見諸侯之交益固而王人又出渝盟于此乞盟異以蓋前愆而紓後禍耳此皆不

足爲王實已崩的證惟九年夏四月盟于葵邱傳稱天子有事于文武賜齊侯昨時距經書王崩方五月未
經葬而冢宰出盟且舉大祭斯乃真可疑者然周衰禮廢不率由典常有不止一端況叔帶之炤方張非
汲汲于外援亦難以定其位是即以此事屬辭之法求之洮之盟當從經而不從傳也明矣然則傳奚爲與
經異也曰經之所據者魯史也傳之所探則兼列國之史傳聞異辭故不能無差互且左之爲傳先儒謂中
多剽竊等所改實是亦未可盡信爲當時之實錄也

秋

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太廟魯周公廟也禘夏禘也范氏甯謂三年大祭之名未詳所據夫人不係氏

姓左傳以爲哀姜公穀以爲齊滕則向以爲成風皆匡又以爲聲姜據經例觀之夫人之氏猶臣子之氏
族非有極惡大罪不去也哀姜與弒二君爲齊所誅此宜遠之于兆域而絕之于宗廟者僖公義不勝恩既
請于齊而葬之至是又祭于廟而禘之皆非禮也經故于喪之至去姜于禘之致并去姜氏見其不得享小
君之祭也若齊滕則非正嫡以傳之賢豈有爲齊所脅而以先至之滕立爲夫人之理況朝廟謁至當自
有期何緣于大祭之時雜行之哉曰公穀所謂滕即聲姜也漢世經師皆以公娶楚女爲正嫡故聲姜爲滕
然聲姜未聞失德亦不應去其姓氏此孫氏復劉氏敵諸家所爲專主成風第僖既爲君則母以子貴成風
自是夫人何必待其與祭而後可正夫人稱也且即姜母不得稱夫人要亦僖公卑父之罪于成風何與焉
而至去其姓氏與文姜等乎然則此所致之夫人其爲哀姜左氏說不可易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九年襄王元年春秋凡書之重辭之複者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邱之盟美之
大者也何也東姓載書而不歃血而五命之中又于修身正家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畧備春
秋故再書以美之嚴氏啓暉則以爲再會而復盟者慮叔帶之謀之未息也故爲之中王禁以風示子帶初
命曰誅不孝摯叔帶也無易樹子無以妄爲惠王也叔帶于是終桓之世無有所冀也此說亦于情事
爲切若公羊謂桓盟不曰此何以日危之也則非也夫桓公之盛孟子以葵邱之會稱之公羊惟以日月爲
例遂亂于安危如此此劉氏敵所爲駁也又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考此會惟六國會臧會杜邱皆七國會
淮八國並舊盟之國九國叛之說尤無稽或曰公羊所謂九國叛猶所謂叛者九起云爾非數其叛之實有
九國也故王氏樵輩據宰孔與晉侯云云亦謂齊桓之心至此滿甚然非經文本旨也宰孔不與盟汪氏克
寬以爲不敢使天子之受宰諸侯之約束說亦未是蓋是時宰孔已歸故不與盟非尊王人之謂也

及其大夫荀息十年 荀息之死諸家或以爲褒之或以爲貶之主褒之之說者謂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威傾危之俗至于刑性歃血猶不能固其約也荀息獨以死殉難不食其言故書及以著其節書大夫以見不失其官主貶之之說者謂荀息當獻公之惡惑宜引之當道以志于仁使嫡庶之分明上下之義定則獻公不陷于溺愛之惡而奚齊卓子可免殺身之禍計不出此而從君子邪乃以不食其言爲信則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兩說不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荀息以死踐言固勝于臨難而苟免者然從君子昏則大非孔父仇牧之此矣左氏引詩貶之非褒之也司馬光之言甚爲有理讀此之可見荀息之死蓋守而不善道者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弑二君曷爲不以討賊之辭書之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氏洽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爲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已懼其又將以已爲奚齊卓子是以殺之罷其與事殺大夫者無異固不得以討賊之辭書之也案晉語晉獻公將廢申生而立奚齊里克與荀息言謂臣當從君之義不當阿君之惑及太子憂廢克又勉之以懼不孝母懼不得立當時史臣稱之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惜其不能以死諫爭而中立以求免不思奚齊卓子雖庶孽然既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君臣之分定矣君臣之分已定乃復從而殺之其不阿惑之心可原其弑逆之罪不可掩矣夫子修春秋於奚齊書弑其君之子以著奚齊之不于卓子書弑其君以著里克之逆而于里克之見殺又書曰晉殺其大夫以著惠公之不得爲討賊一事而予奪之權衡有錙銖不爽者焉此所以爲性命之文也歟

夏楚人滅黃十二年

黃嬴姓國杜注在弋陽縣一統志古黃國在河南光州定城廢縣西十二里楚人滅黃

左傳云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楚于是伐而滅之穀梁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及伐江滅黃桓公果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胡傳亦以書滅爲亡國之善辭所以舉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于強暴而不得其所也案二說甚得經意蓋楚自去冬伐黃至是始能滅黃者黃能守死以待救也乃閔三時而齊救不至桓之伯業於是乎不克終矣閔黃正所以舉齊也惟穀梁以管仲爲死而胡氏因之則非史記管仲之卒在齊桓四十年爲魯僖之十五年而左傳于是年冬稱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管仲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是此時管仲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不見國史胡傳不此是正反從而據之何其疎也

呂氏大圭謂城緣陵不如城邢城楚邱不若城緣陵其說尤得春秋詳畧輕重之權衡蓋邢以自選爲文諸

侯城之得救災卹鄰之道故詳書而不殺予之也衛已爲狄所滅諸侯不請于王而擅爲城之故楚邱之役

沒諸侯而不書諱之也若緣陵之城則以淮夷病杞之故而爲之城以還之猶未至如衛之已滅而後封之

也故書諸侯而不序此輕重之權衡也但呂氏謂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以諸侯封諸侯非王法也之言猶

似拘于公羊專封之義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專封之說惟可施于楚邱蓋衛已滅也邢以自選爲文

固不得言專封杞未嘗滅則併不得言封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過于防使鄆子來朝鄆穀梁作霜說文云鄆姬姓國在東海从邑曾聲括地志故鄆城

在沂州承縣過防之事據左傳是季姬來賓公以鄆子之不朝也恐而止姬將以立絕婚而季姬不忍故過

之子防使鄆子來朝而後公許姬還傳與注本極分明即穀梁謂遇爲同謀公羊以來朝爲使請已亦但言

夫婦懇請歸已之意耳自何氏休誤會請已之說以遇防爲要遊鄆子與之淫通使來聘已而胡傳復以爲

魯君鍾愛其女使自擇配西何毛氏辯之曰鳥獸之行莫過文姜然其將會齊襄也必使桓與襄先會于樂

秋

八月辛卯沙鹿崩左傳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當有大咎國幾亡杜注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土

山在晉地災害係于所災所害故不繫國也穀梁林園于山曰麓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

其變也范注引劉向說鹿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皆叛不事上之象公羊傳此邑也其音崩何

襲邑也何注襲者黑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崩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也案正義引漢

元后傳后祖翁孺自東平陸徙都魏元城委粟里元城建公曰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水相承故有沙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卽沙鹿地計爾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實則以爲山名者近是但如杜注是沙鹿二字連文而漢志載左氏云沙山名也地震而麓崩不書震舉重也單以沙爲山名與穀梁合杜氏疑誤也至公羊傳及何注義俱不了了或緣其河字遂謂崩爲河徙爲伯道將移于晉文之應尤顯與經違不足據也沙鹿之崩先儒多云爲天下紀異惟胡傳從左以爲明年秦獲晉侯之兆豈以沙鹿小故應在一國耶其實災異之興天子諸侯各當引爲已咎正不必泥于所興之地而疎于恐懼修省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十五年 公孫敖慶父之子以救主兵內辭也不序大夫承杜邱之會言政不序此亦先自後凡之通例也而先儒說經皆以爲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惡諸侯之緩于救患何也師之出次仁義存焉爾伐國問罪而不次是忿兵也兵忿者暴非所以爲義赴危救患而次是疑兵也兵疑者怯非所以爲仁夫楚之伐徐胡爲乎其取舒也而徐胡爲乎取舒胡爲乎取舒而楚之翼而適伐楚之徑也徐爲取舒而被伐今桓合諸侯于杜邱以謀救徐正救其所當救者乃次于匡而不進而第命大夫帥師以救之是畏楚者其貴而救徐者其名也然則諸氏鵬飛諸家以徐壞林之敗罪諸侯非苛論也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已卯晦公羊穀梁皆以爲書冥劉向云卽所謂夜妖也杜氏預以長厥推之已卯爲九月三十日則晦乃晦朔之晦非晝冥也震說文云爲震振物者夷伯左傳以爲展氏之祖靈夷伯之廟謂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劉歆云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陰隱故天加誅于其祖廟以譴告之也公羊則以夷伯爲季氏之孚謂微者也稱夷伯大之也董仲舒從之謂陪臣不當有廟雷震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何氏休云傳公穀于季氏季氏蔽于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案如左氏則夷伯爲何時大夫且春秋魯史也君前臣名卽死後可字亦當繫字于氏安有稱其展亦魯之望族然未知夷伯爲何時大夫且春秋魯史也君前臣名卽死後可字亦當繫字于氏安有稱其

不近于人情然則夷之爲氏當如劉歆說而亦無他驗左闕其疑可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十六年 宋都宋之國都也是月杜注云隕石之月也重言是月者歲同日也瀾水島

公羊作鵬史記宋世家及索隱引左傳俱同公羊師古注鵬五狄反說文作鵬音古今字也六鵬退飛左傳云風也周內史叔興聘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興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服虔云鵬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已行何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故云君失問也案漢書五行志載劉歆說以為風發于他所至宋而高鵬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為文故紀退蜚傳以實應著故言風常風之謂也象宋襄公區霧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強楚爭明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鵬之數云史記集解引賈逵說與此畧同穀梁疏則引賈云鵬退不成之象鵬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鬪也又引鄭康成說六鵬俱飛得諸侯之象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是陰行也數說小異要以為兆宋伯之不終則一是陰陽之事正吉凶之幾之先見者而叔興云云蓋以天道遠人道邇為君者當視履以考祥不當置人事于不問耳服注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似失叔興本旨

提月說

是月公羊古本作提月云提月者僅還月也何氏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任正月之幾盡故云劣

及是月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是音如字一音徒奚反徒奚反即提字之音也銀山札記謂唐時本必有以提月為是月者故釋文出此兩音然不詳審傳文及何劭公注明是為提月作訓詁故云僅還月是月劣及是月若本作是月何勞如此辭實乎案公羊之意蓋以提月為晦日故徐堅初學記晦日條引公羊作提月陸氏師注鵬冠子王鈇篇家里用提云提零也亦引公羊為證是漢唐經師相沿皆如此讀但以經文觀之書是月者嫌于與上隕石同日且或鵬之退飛不止一日故舉是月以包之也若果是晦日經當云某日晦如已卯晦之例矣札記所論自是公羊本義然要非經旨也

九月公至自會十七年

公至自會據左傳齊以滅項之故止公聲姜會齊侯請釋之乃得歸書至自會諱之

也杜注諱見執故託會以告廟也公羊穀梁則以項為齊滅而夫人會下公至自會皆無傳或疑公果以滅項見止則夫人當往請于齊不能致齊侯于營地公果止于齊則當云至自齊不必沒其實也案西河毛氏云春秋文例有專見者有連事以見者此合上滅項會下皆連事必合觀而意始見焉蓋滅項不書國公執不見經使不書會下不知公之以滅項見止不書公至自會則夫人會下與文姜之會齊襄文法相似亦無以知夫人之為公請者一連事書之而義無不見所謂文例也以此觀之前書會下者以齊侯歸自會道必

經下夫人要于路而會之非齊侯既歸而再以會姜氏出也時公必與齊侯同行因夫人之請于中路得釋而歸本未至齊故云至自會也然則當往請于齊及當書至自齊之疑皆由未以屬辭之法考之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十八年 伐衛之役邢與狄俱書人襄梁以爲善其救齊胡傳從之張氏洽亦謂以曲直論則衛以伐喪奪長宜得聲罪致討之師故狄人狄以進之以見罪衛之深惟劉氏飲引角弓之義責邢不應棄兄弟之親而從狄毛氏春秋傳則直以救齊之說爲非謂狄之伐衛其來已久向徒以齊桓救邲故衛稍安統今桓死而狄又伐之穀梁不度時事因上書救齊遂謂此亦爲救齊不知狄何愛于齊而必救之且何所不得于救而復伐衛以救之者胡氏宗其說亦以人狄爲善其救齊謬也案此論雖與諸家異似于情事爲近據左傳邢人狄人伐衛圍苑圃衛侯以國譴其父兄子弟象不可乃師于營其狄師退原委分明初無救齊之說且使果爲救齊而善之則當五月狄救齊時正宜善之之時也乃經止書曰狄救齊不曰狄人救齊救齊未嘗稱人而謂伐衛之稱人者爲救齊之故此亦說之不可通者矣然則經何以人狄也趙氏鵬飛以爲便文是也如襄五年戚之會書吳人鄆人人鄆不得不人吳也故十四年會向復書吳今人邢不得不人狄也故二十一年狄獨伐衛仍止稱狄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胡傳滕子書名著其罪也謂齊桓之會九合諸侯而滕不與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見執有由此說非也齊桓勦霸自北杏以後衣裳兵車會盟之事屢矣大國如晉小國如薛莒杞鄆之屬皆未嘗與何得以不會獨責一滕至謂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亦爲臆揣之見未可據也然則滕子何以名陳氏傳良曰遂失國也蓋春秋之例執不言歸未失國之辭也言歸危不得歸也是故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稱曹伯歸稱曹伯襄執稱衛侯歸稱衛侯鄭此執也而名之以爲遂失國也云爾案以比事之法求之陳氏說較胡傳爲長惟此後滕子復見經孟子時尙有滕定公滕文公則滕未嘗滅或者絕而復興歟然不可考矣

邾人執鄆子用之 稱人以執罪邾也鄆子鄆本無罪也曹南之盟鄆子後期宋公怒欲用之於社以屬東夷邾人修鄆舊怨遂承其意執而用之之義據左傳司馬子魚之諫是殺之而用其尸爲牲以祀神公羊穀梁則以爲叩其鼻以血社叩擊也謂擊其鼻使血而取之魯社是但以牲禮辱之也夫鄆之後期非抗宋也比至曹南而宋公已去曹故迫之于邾也于邾未嘗與盟也而經以會盟書之明鄆子之來本爲會盟

而來無所爲罪也顧乃淫刑以逞至于血人君之鼻以用諸淫昏其無道已極不堪況甚而有如所謂殺之者乎故人邾而不去鄆子之爵鄆子本無罪也其不言社者以社無用人之禮故絕其所用之處也然用鄆子者宋公之意也經不載罪于宋而以邾人自用爲文杜氏謂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于他命是一說用之之際宋公不在故以邾人用之爲文亦通至何氏休謂魯本許嫁于邾季姬淫佚使鄆子請已以此二國致怨考之三傳並無此文不知其何所據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鄆人盟于齊 會盟皆君之禮也凡春秋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然則曷爲內則沒公而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也其諱是盟也奈何楚欲得志于天下久矣召陵以後桓志漸衰楚于是滅黃敗徐駘駘抗衡而尚有所懼也至此宋襄圖伯諸侯不服楚窺其隙乃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與列國之盟會陳蔡及鄆皆近楚而素服之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撓楚聽其甘言納之國鄆而與盟僖公亦忘是意之志偕之同歆自後會孟明薄明宋楚遂得以陵駕乎諸侯矣語曰寇不可啓漸不可長于齊之盟魯及諸侯盟楚之始也啓寇也鹿上之盟外諸侯盟楚之始也長漸也春秋內沒公而外以微者書之其旨微矣

夏鄆子來朝二十年 鄆之初封文王之子聃季之弟也此年來朝公羊以爲失地之君何氏休據取鄆大鼎之文亦以爲春秋前宋已滅鄆劉氏敏駿之曰若失地之君何得言朝朝者施于有國有家之辭耳況春秋以來且九十年矣鄆滅果在春秋前則鄆子失地殆三世矣猶能自歸同姓躬行朝禮乎此辨其是案鄆氏權謂春秋有二鄆桓二年取鄆大鼎于宋北鄆也在單州成武鄆子來朝南鄆也今單州有二鄆城二鄆相去甚近未知孰爲文王之所封然鄆以子爵則明係有國之君當如劉氏說也其來朝之意三傳亦無明文黃氏憲以爲鄆附庸于宋是時宋襄無道荆楚日強鄆子以宋難恃而魯爲同姓望國故來朝以求依附說雖亦屬揣摩而以理揆之或亦有然者矣

五月乙酉西宮災 西宮災左氏無傳公羊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何休注西宮者楚女所居者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膝居東宮左膝居西宮少在後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女爲嫡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卹悲愁怨職之所生也穀梁傳則以西宮爲閔宮范甯注以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案漢志載董仲舒

說西宮者小寢夫人之所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宮誅去之意也此爲何注所本志又載劉向云釐公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際宮際宮即閔宮古今字也數說不同而皆有未安蓋西宮審爲楚女所居則楚女無罪天何爲而反災以示譴若謂爲閔公廟則古人左社右社廟不在西即或五廟分列廟廟在西曾祖廟亦在西何獨以一廟當之至以妾母不當入廟則是時成風未薨未祔于廟天災閔宮于成風乎何涉或據詩新廟奕奕奕斯所作毛傳新廟閔公廟也之文謂西與新爲轉音故范以新宮釋之意魯之君臣不以閔公序昭穆而別爲立宮故天災以譴告之說較近似然西可轉爲新將是年春新作南門亦可云西作南門乎竊謂西宮之義當從公羊小寢之說爲正小寢者僖公之燕寢薛氏所云貳室是也人君之過常在深宮燕處之地西宮災必有所爲垂戒然亦非必如諸家之所謂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二十一年

孟杜注云宋地今河南歸德府睢

州有孟亭是其處也孟公羊作霍穀梁作雋集解或作字異文箋云霍有護音與孟相近故公羊假霍爲孟雋與孟本同部故穀梁假雋爲孟集解或爲字字又孟之轉聲也案霍字當是雋字之訛謂護與孟音相近此曲說不足據孟之役執宋公者楚子也經曷不言楚子執之胡氏曰分其惡于諸侯也諸侯皆在會拱手以聽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爲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于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也然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荆楚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豈尊王之義乎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此用趙匡說較諸家爲備而義尚有所未的諸侯之不違楚非但不勇于爲義也陳鄭蔡許皆楚黨而曹又宋之仇也前鹿上之盟宋所爲幸脫虎口者徒以有齊在也今齊亦懼楚而不至則楚何所忌而宋復何所恃乎其見執也必諸侯惡宋之虐而與謀乎執春秋故以同執之辭書之也夫襄欲圖伯乃不惟不識楚人之譎詐且並不知五國之不同心懷誠求欲自羅于禍張氏治以愚而好自用譏之信乎其愚而好自用者乎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宋地即今河南歸德府西北之毫城是也公會于薄釋宋公舊

說謂楚之執宋公所以求諸侯也魯獨不至故獻捷以威之魯懼而從楚楚于是釋宋公夫宋方主會荆人執而伐之以其俘來獻天下之大變也魯與諸侯不能申大義以抑其強暴而顧與歃血要盟以求其釋辱莫甚于此矣故書會盟書釋皆不言楚子亦若諸侯之釋之者然爲魯諱以爲諸侯諱也春秋之例諸侯

見執而不失國者則于歸名之書曰某侯歸于某此不名而言釋蘇氏轍謂歸于某而名則自名也書曰釋宋公則諸侯名之也此說非是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諸侯不生名雖見執而歸豈有自以其名赴于同列者以諸侯而釋諸侯亦未必以被執者之名而赴于同列也然則宋襄之釋而不名奈何曰曹襄衛

鄭執于盟主故其歸也名之宋襄執于荆楚故其釋也不名是則春秋之義也夫

公伐邾取須句二十二年左傳須句風姓伏義後封近于濟世主太皞有濟之祀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取者取之邾也反其君者取而歸其君猶云遠之也趙氏鵬飛李氏廉

諸家以經言取不言反疑左氏爲不足信西河毛氏謂春秋經也經有因傳以見者如此但書取不書反其知反者以傳見也亦有因經以見者如此伐邾取須句向使須句遂爲魯有則此已取之何必再取觀後之

取則知此日之反此因經以見者也若取之爲義則推夫我曰予得之彼曰取並無書例胡氏乃以書取爲擅夫取而有之尙不擅而擅夫還之者乎案胡傳以春秋書取爲責不請于王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于戈

于邦內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爲禮故毛氏駁之然胡氏云云自是正論若謂凡得之彼皆曰取並無書例則春秋真一斷爛朝報不待聖人而後能作矣毛氏傳好與胡爲難此亦其一端也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杜注云水名今在河南歸德府柘城縣三十里泓之戰楚子稱人說經家皆以爲微楚子然微楚子亦所以譏宋公也何也宋公方脫蹙鼓之餘而歸不能反躬自咎內輯其國外和

四鄰修德養威待時而動乃合區區三小國之師以伐鄭鄭不可得而楚乘其間肆其暴一戰而敗敗而傷股不旋踵而身亡此誰之咎哉穀梁乃因其不阻隘不重傷下擒二毛以爲難文王之戰不過是夫文之爲

諸侯也德不加焉則不以力爭義不過焉則以不威制故四方莫不服從今宋襄復諫求欲挑釁強鄰昧大義而徇小節雖以擬之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猶不足以當之乃謂文王不過是宜劉氏斂蘇氏軾諸家之駭

其謬也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杜注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今屬兗州府金鄉縣齊之伐宋謂

其不與齊之盟也然非義也何也楚與諸侯盟齊吳氏所謂乘間以干列國者爾齊侯不悟而盟之于國都宋之不與其盟不衍義也齊反借此爲名伐之于敗傷之後悖禮甚矣且不特此也齊孝之得國也宋之力

也今不思乃父外攘之齊合諸侯以抗楚熖于方張而乃忘人網已之恩乘其敗而伐其國圖其邑不幾于

落羿而下之石者乎故趙氏鵬飛家氏鉉翁諸家皆以以怨報德非齊然則書爵非與之也正以其背大惠而忍于爲不善故目其人而誅之也書伐書圍亦所以甚之也

天王出居于鄭二十四年

天王出居于鄭左傳云辟母弟之難也杜注天子無外書出者譏王蔽于匹夫之

孝不顧天下之重也葉氏夢得胡氏安國陳氏傳長諸家皆主公穀以書出爲貶辭謂襄王以狄伐鄭富辰

諫不聽又德狄納狄女爲后而不厚其男女之防及子帶以狄攻王王遂出適鄭是王之致寇皆其自取故

貶而書出以爲後世戒也惟趙氏鵬飛引金縢王出郊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及易王用出征以爲王

未嘗不言出之證且謂叔帶者惠王陳矯之所愛也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莊何異故甯避之而出居于外

文武之神靈未泯天下必有勤王者此襄王之心也以此爲貶可乎近毛氏春秋傳力主趙氏案襄王之爲

人就左傳所載觀之禍亂之作王實爲之厲階然春秋一經爲治亂臣賊子而作者也以滅倫于紀怙惡不

悛如叔帶反置而不問而專歸其獄于君兄聖人恐無是情趙氏毛氏所云不可謂非持平之論也但其引

書及易諸出字以證此出則未是蓋易書隨文見義無關褒貶與春秋予奪一係乎書法者不同故天王居

于狄泉不言出以雖去京師猶在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之國矣故書出書出者以爲王之自出

不與亂臣賊子之得偪其君也

衛侯燬滅邢二十五年

衛侯滅邢書名三傳皆以爲滅同姓劉氏敞張氏洽胡氏安國均從之蓋惡其使禮

至仕邢陰謀以取人國也毛氏春秋傳謂邢衛皆爲狄所滅而邢遷夷儀衛楚衛邱二國本宜協力同心以

相援拯者乃十八年邢反挾狄以伐衛圍莫圍及狄退而邢猶留師不去則邢惡甚矣越明年衛伐邢以報

莫圍之役并未嘗得志于邢又明年齊孝因邢欲報衛盟狄于邢以謀衛而二十一年春秋即伐衛是衛有

狄禍邢實爲之衛文用聞以滅其國蓋亦勢不俱立非得已也且春秋滅國三十若二十六年楚子滅麇杜

注楚同姓而不名或以爲待夷狄之禮也傳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虢也虢皆晉同姓以兩同姓滅

一同姓而虞與晉不名至晉獻滅虢并滅虞則以一同姓滅兩同姓而晉亦不名胡氏乃謂晉滅虞不名而

此獨名者虞公貪璧馬以易鄰與邢之挾狄以伐衛罪有輕重也夫不責虎狼之挾羣而責蟲魚之貪餌非

平情矣案諸侯土地受之天子非諸侯所得而滅故春秋書滅未有不以滅爲罪者而惟衛獨名諸家皆按

曲禮以爲滅同姓之證朱子曾疑之謂當是涉下文書衛侯燬卒而訛今毛氏歷引經中滅同姓者以例之

則此書名爲傳寫之美文當如朱子說也

宋殺其大夫

宋殺其大夫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同蓋闕文也故杜注云其事未聞公羊乃以爲宋三世內娶故三世無大夫衍之者曰宋公三世皆娶大夫女不敢臣婦父故三世無大夫也夫君即內娶不過

一卿之女何至無大夫師尙父邑姜父也未聞武王不以爲臣謂君不臣婦父不知奚據且經明曰

殺其大夫矣而反以無大夫釋之非辭也穀梁又謂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注家云公族有罪刑于

甸師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父累于宋殤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稱名氏此尤不經春

秋非孔子家乘當爲後世示法何得諱其祖名以留不自之疑況宋督殺其大夫孔父顯見于經殺孔父不

諱而反諱孔父之後人乎至胡氏安國以此大夫爲泓之戰不死難者而崔氏遂疑是嗣君即位三年喪畢

因治其罪不思宋襄爲楚所敗乃其自取安可以責臣羣謂氏鵬飛又曲爲之說謂襄公死成公立宋將託

于晉乃歸罪于其臣以滅先君之恥故殺其大夫然宋襄之恥誰不知之豈殺其大夫而可以澡雪者此亦

因宋事而臆度之皆非闕疑之道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洮魯地即莊二十九年公會紀伯姬之處也洮之盟左傳云衛人

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後儒謂氏鵬飛以此爲襄之之辭戴氏溪則以爲貶之

之辭以春秋大例觀之平怨之事非事之甚不得已者衛子以父喪未踰年而出會莒慶以小國大夫而盟

諸侯皆禮之失者則謂爲貶之是也而莒自僖元年季友獲季之後未嘗通魯衛文欲平之而卒衛成繼立

承父之志爲會于洮以平之其爲心蓋有比小事大之義焉周禮有調人調和萬民合方氏除其怨惡同其

好善則平怨于人固聖人之所許也此謂爲褒之亦是也一說莒慶蓋莒大夫之娶莊公女者于魯爲親莒

魯之平衛爲之實亦莒慶欲之故洮之盟莒子不至而莒慶先至此于當日情事亦切據左傳似亦以經之

意爲無惡于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二十六年

侵齊人追書師公羊穀梁皆以弗及爲怯故一則曰侈也一

則曰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孔疏則以爲變文以美公之能逐齊師胡傳又以爲著齊之緩謂前書齊人是見

其弱以誘執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數說不同以經考之齊之所以侵我西鄙者因齊桓卒時宋納孝

公而孝公之弟公子湣後爲昭公者本娶魯文魯欲立之與師以拒孝公十八年經書師救齊爲此也至是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二十六年

孝公修怨而公追之至鄆鄆者齊地實有所未及故直書之曰弗及也諸家昧于見侵之由泥于少稱人衆稱師之例曉曉置辯不思春秋書法人師並見者甚多如前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後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皆先人後師此豈戰時人少敗時人反多耶抑豈戰時以少誘之敗時以多追之耶然則稱人者殆以罪齊之修怨稱師者明所追之爲齊師固非變文以美公之能逐齊師亦非諱其怯而故張大乎齊也

杞子來朝二十七年

杞夏之後來朝稱子左傳以爲用夷禮杜氏預因以爲孔子黜之范氏甯則以爲時王

所黜二說相持後儒袒左者謂桓莊以來小國困于大國之誅求每自貶其爵如藤子薛伯之類坐此爲當時所賤至于中葉雖內地如莒子邾子諸夏亦以夷稱之今杞自貶以比東夷之朝貢魯史書子春秋故亦即以子爵書杜氏誤會傳意謂爲孔子所黜夫孔子作春秋方惡諸侯之僭天子乃以黜陟之權自予不殆于身爲僭乎申范者謂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此成公也此年來朝與文十二年杞伯來朝皆桓公乃成公始則稱伯卒又稱子桓公始則稱子後又稱伯天下無父子對偶適兩相左如此者蓋書杞子卒杞子來朝必時王所黜故貶爵而子即承之也杞子來朝後又書杞伯來朝必時王所進故初黜而後陟也案用夷之說固有成公以邾取須句爲蠻夷猾夏及子服惠伯言邾莒于叔向曰君信蠻夷之訴之文可証然成之朝不用夷而卒反用夷桓初朝用夷後朝又不用夷于何徵之且春秋不聽人之自尊而肯聽人之自貶乎故通儒多疑時王所黜者爲近顧同一杞也父則前陟而後黜子則前黜而後陟其黜也不知其爲何事黜其陟也不知其何事陟憑空結撰恐亦難以考信然則宜何說之從也曰事可據者以事斷之事不可據者寧闕亦說經之一法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侵曹伐衛胡傳以爲爲譏報怨據左傳晉文出亡不爲曹衛所禮云爾

其食晉之取威定霸皆出于此非但爲報怨計也何也從楚圍宋者雖陳蔡鄭許曹衛不與然楚之所以敢于橫行者實以得曹而新昏于衛也則二國之罪固不在陳蔡下矣使楚方圍宋晉乃遠攻陳蔡鄭許不惟無以解宋之圍而亦無及于楚安有城濮之戰惟不救其所已攻而攻其所必救則宋圍自釋而我可以逸待勞此宋人告急之初子犯所爲即定侵曹伐衛之謀也故人而以譏論文文或有不得辭若徒以報怨譏文恐于當日情勢尙未之熟審也然則春秋不問事而兩舉晉侯家氏鉉翁以爲晉之不足又重言之幸其

先天下之所難以慰諸侯之望者或信然歟諺不譎之間志于外攘者姑恕焉可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魯大夫左傳作子襄公羊又作子啓未審孰是買之戍衛據左氏爲楚而戍也因楚救衛不克公懼晉故刺買以脫于晉而又以不卒戍告楚爲兩解之辭蓋是時晉楚之強弱未判楚勝則從楚晉勝則從晉殺一子買以從于晉楚間而觀勝負魯之本謀也故書刺而不去公子明買之殺不以其罪也公羊云不卒戍者內辭也意亦同左故張氏治賴氏鵬飛諸家皆主左氏惟毛氏春秋傳用穀梁先名後刺殺有罪也之文謂買之戍衛報衛之爲魯平莠伐齊非爲楚戍也其曰不卒戍者不成乎戍也謂不遇晉軍不從君出奔而優悠無成公實憾焉故正其罪以刺之刺者訊也如周禮三刺之刺謂訊而殺之不枉濫也兩說不同以經文觀之上書晉侯伐衛繼即書公子買戍衛後乃書楚人救衛是買之戍衛在楚師未至之先左稱楚救不克顯與經戾似從穀梁者爲是但刺字之義說文云直傷也與周禮司刺之訓審察者不同家範翁辨之已悉毛猶據以詁經又責買不從君出奔本國大夫亦無從他國之君出奔之理此則皆有所未當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舅宋人

舅與也晉侯侵曹曹不服罪故入曹執曹伯以舅宋人說經家或以書

入書專爲貶辭謂曹于是時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辭今遽入其國又分其田以舅宋人暴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明道不足尙也或又以爲襄之之辭謂曹其公無道遠君子而近小人至于赤帶者三百人且又皆中夏而黨楚晉侯圖伯執得其罪故稱爵張氏治吳氏激則以經自晉侯侵曹至此皆著晉致楚與戰之由此不主襄貶晉而尤得當日情事蓋晉之用師于曹衛也實欲致楚而與之戰也故先以假道啓衛之費衛不許遂自河南濟尋侵曹境而即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取其邑衛服罪請盟獨不聽致其君出奔則楚人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則又移師入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伯舅受圍之宋人則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夫致其救又致其戰是皆晉之君臣計之深慮之熟而後出于此此所爲一戰而成伯業也然而譎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衛地今不詳所在左傳楚子使子玉去

宋子玉不從晉退三舍以避之子玉進戰陳蔡之助楚師者先潰楚遂敗績春秋晉侯書爵三國稱師予晉侯之能用衆以成此戰勝之功也蓋楚自入蔡以來勢日強橫齊桓伐之僅致屈完于召陵未大創也故次

年卽滅弦救鄭而莫之能制已而圍許滅黃敗徐孟之盟遂至伯主且爲所執向諸侯之從齊者半折而服于楚矣幸晉侯君臣慮遠計深能以逸待勞一戰而挫其威南風乃於是乎不競是城濮之績烈于召陵實甚故張氏洽趙氏鵬飛諸家皆主與之之說惟胡傳以書之畧爲非予晉不思經于齊桓用兵恒稱人惟伐楚救鄭一書爵晉文則伐執戰皆以爵書其予之之意灼然可見且書侵曹書伐衛書執曹伯尊宋人無非爲城濮之戰作緣起何謂書之畧乎黃氏曰抄以抑晉侯者不樂成人之美若文定云云殆于不樂成人之美者矣

衛侯出奔楚

禮諸侯失地則名衛侯出奔楚其不名何也陸氏潛以下諸家皆謂衛侯之出也以懼晉故使

元咺奉叔武以與盟則國固衛侯之國與失地者有間矣其歸國也疑叔武爲篡已而殺之是自等于失國也故歸則名出奔則不名胡傳乃謂晉文修怨因不名衛公以著其罪此殆爲公羊晉文逐衛侯之言所誤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云晉文君臣之謀特欲致楚戰而敗之以爲取威定霸之計故致師于曹衛爾

未嘗一言及于修怨也是故未與楚戰則衛侯不可許盟而曹伯不得不執其旣敗楚師則執者可釋而出者可反矣以此觀之言文之不爲修怨也亦明矣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鄭地括地志榮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

宮城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榮澤今屬河南開封府諸侯盟于踐土同獎王室也以晉序齊宋之上陳氏傳

良謂予晉以霸也齊先宋汪氏克寬謂伯者以勢之強弱爲上下齊強于宋故也魯衛附楚者也蔡鄭曾從

楚圖宋者也莒則與魯爲好者也晉一戰勝楚而五國皆至晉于是遂伯諸侯矣襄王在是而不書孫氏復

曰不予晉文之致天之也王子虎泄盟亦不書杜氏預曰不同歆也衛子叔武也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

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也是盟也王實命晉爲侯伯或以不告故不書陸氏潛曰公在會豈容不知所以不

書蓋有微旨也據左傳晉侯實納王而亦不書又何也以晉侯欲求諸侯乃納王以爲圖伯之計而又恃功

請隧圖畿內之邑而取之故春秋削之也

公朝于王所

王所居之處曰王所猶後世車駕所在曰行在所也時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公羊傳曷

爲不言天子在是不予致天子也意以天子之來爲晉文所召也據左注是襄王聞戰勝將往勞之故晉侯

爲作宮于踐土而諸侯因而朝王非晉召之也且時王本在鄭而踐土鄭地也其往勞亦非遠出也梁傳